

《佳作》

滾石不生苔

關旻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二年級

2014 選修夏季學院課程：從音樂談日爾曼文化

「時間滴答的走，年華似水的流」，青春的汗水伴著腳踏車的輪，在這烈日下滾著；大時代的傳奇與生活中的小故事滾著。如果說暑假的光彩是陽光交織著海風，暑假的節奏是歡愉跳躍出舒鬆，那今年暑假參與夏季學院課程的心得就是思想與眼界沿著萊茵河，唱著舒伯特的《鱒魚》，滾著，隨著歷史滾著，隨著音樂滾著，隨著日爾曼文化滾著，滾著。

雖說時間無法倒轉，但時代就如同巨輪，壓過了歲月、壓過了仇恨，只留下了文化的軌跡，毫不留戀地繼續滾下去。在這短短的 12 堂課中易繼心老師以音樂為出發點，輔以文學、繪畫、建築、舞蹈、哲學...，引導我們去窺探在不同政治、歷史背景下的日爾曼文化。感覺就想是坐上了一列日爾曼文化列車，從中古世紀的小城邦出發，經過威瑪共和，來到現代化的德國。

從德奧表現主義看一個矛盾的民族

當初，看到這堂通識課的名稱：「從音樂談日爾曼文化」，是一股「衝突感」讓我滾動了手中的滑鼠選下了這門課。刻板印象中，日爾曼民族(德國人)是理性、實事求是的。而音樂卻是感性、主觀的。當「理性」和「主觀」這兩個看似對立的詞同時形容一個文化現象時，真的讓我既好奇又困惑。

因此我在期末報告時選了《德奧表現主義》作為主題研究。因為一般對表現主義作品的形容都是「用扭曲的形狀、顏色主觀地表達內心的看法」。抱持著對「理性」和「主觀」的衝突感，我倒想看看德國人要如何兼容並蓄。

為了完成報告，我看了老師推薦的參考資料---《相互性的迴盪---表現主義繪畫、音樂與舞蹈》與《世界美術全集---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前者，以人文歷史觀點提出了許多對表現主義的看法;後者，則輔以大量的圖片和言簡意賅的說明深入淺出地解釋表現主義在繪畫上的流變。神奇地，我做完報告最大的心得竟然是：「表現主義其實並不是一個矛盾的概念」：

1. 德國人的理性不是全面的。就像唐際明博士在演講中提到：「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在與外在的經驗世界，兩者可以透過藝術來相互聯繫」，德國人或許對工作、待人處事上是理性、嚴明的，但每個人內心都有一片可以發展想法、萌生感觸的天空，而表現主義藝術家和非表現主義藝術家的差別就在如何表達內心的看法，當他們勇敢地用藝術的形式表達出對生命的熱情時，理性的德國人也會是最好的表現主義藝術家。

2. 主觀的表達背後是對客觀現實的轉化。總觀表現主義的作品，許多作品反應了當時時代的現況，從戰爭、工業革命、到對威權的反抗，這些客觀的事實反而決定了主觀的藝術走向。那些大膽地批評、表達自己想法的藝術作品，可以說是理性思考下的結晶。

所以到頭來，表現主義的矛盾是不存在的，就像橘子無法跟蘋果比一樣，理性與主觀並非一體的兩面。表現主義自始自終都不是一枚硬幣能正反面論斷。如果硬要說，我認為所有的藝術都是一個多面體，當我們在不同背景、角色中理解時，就有不同的風貌。當然，我們對德國人的「理性」也只能說是因為不夠了解德國文化，而冠上的片面形容詞。

Art as life; Life as art.

艾尼斯特·葛爾納曾說：「國族主義並非國家自我意識的覺醒，而是國族主義創造了國家」。因為納粹造成的歷史傷口，現在的德國人都不敢在街上大喊：「我是德國人」，就是害怕「民族主義」會再次成為歷史的夢魘。但上完這堂通識課，我深深地感到：「正是這『日爾曼民族主義』凝聚出如此多元的文化結晶」。就算是面對苦難的時代，日爾曼藝術家願意放下刀槍、放下政治的籌碼，用最直接、最感人的手法，解放自己，反抗舊勢力。而許多社會的問題，在藝術創作的包裹、宣傳下，引起的不只是當代的共鳴，也成為後人的借鏡。當改變世界的力量不再被時間與空間的地域性所侷限時，它伴隨的連鎖反應，讓就算沒有親身經歷的人也能從內心體會當時的時代背景。就像德國著名哲學家尼采所說的：「Art as life; Life as art.」。當藝術成為時代受難者救贖的曙光，而人人都能透過藝術使苦難改觀時，它就像一台投影機，投射出我們當下的想法，讓我們能在創作中抒發自己的意念，並享受其中帶來的快樂。

滾石不生苔

以前，我覺得日爾曼民族脫胎於一個原始的草原民族；以前，我覺得德國人寫出浪漫的音樂、畫出扭曲的畫作，是種脫離本性的矛盾；以前，我覺得民族主義是燃起納粹邪惡行為的導火線；以前我覺得...。但俗話說得好：「滾石不生苔」，很慶幸這個暑假我上了一門讓思想軸線翻轉的通識課。它為我注入了一股清泉活水，讓我可以日爾曼文化的河流中暢快地翻滾、可以欣賞沿途的風光，也可以洗去固有的老舊想法，更可以激發出新的思維，就像一顆在激流中翻滾的石子。

火紅的太陽滾著、青春的腳踏車滾著、時代的巨輪也繼續滾著。面對 19 歲的盛夏，很幸運地，我的腦袋也隨著音樂，隨著日耳曼文化滾動，再滾動。